



青溪暇筆

長樂郡
振錄西
請并書

金陵姚

福撰

太祖高皇帝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取安慶及太

平寧國趙雙刀陷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

判官莫倫赤市塩浙東還泊龍灣時方以兵邀

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太祖聞之曰余公元

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亂哉命諸軍勿

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為

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

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

州果為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為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福按余公之守安慶也趙雙刀陳友諒引羣盜四面而攻之太祖與之接壤未嘗加以一鏃雖曰兵不攻堅然神謀廟筭皆由天縱非一時英雄所能知也其時友諒已僭大號據有全楚隱然一國而太祖初提一旅之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衆以攻堅城不惟頓兵挫銳然自撤屏翰身受強敵則亦安能從容俯仰得以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翼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

略為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為元守實為我用豈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乎其後友諒雖下安慶然友諒之兵力亦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蓋已莫之能禦矣故陳氏不旋踵而滅也臨川朱彥昌有弔余公詩一聯云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耳於此見受天命者其所云為固自異也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記云是日上

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
因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
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遂起嗚呼我 太
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
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
矣此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
其盛也

太常博士顧祿字謹中善詩歌有過番陽湖詩
其一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
聞入禁中 太祖命畫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

殿見

上所常御之處有祿詩數帙蓋深喜之

四明桂彥良洪武初為太守正字 太祖一日

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人君當以至公無私為好惡上喜曰聖人之言

允以切又曰朕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何也曰

損以懲忿窒慾又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

主者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

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遂得

李淑通名泰鹿邑人洪武末為詹事府通事舍

人云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

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
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
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
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嗚呼安不忘
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即王保
保也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
一日大會諸將問曰今我朝孰為好男子或對
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
也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男子也聖訓

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思自憤耳其後民間凡遇
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嘗西邊掌德王保保
來邪至今遂成諺語薛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
曰王保保者自以家世封王故以王為姓今旗
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樓未造
太祖先令儒臣作記卽日文成上覽之曰乏
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鬪宮人徐充容猶
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
戍遼海西役崑丘誠可也今所荅皆順其欲則

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同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洪武初中書左丞王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天其母所在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岩非穴厥得朽骨因躬率士卒入山求之哀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母避兵時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乃披荆榛覓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旋復入井乃浚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嗚呼謂孝

誠不能感天者觀此可以見矣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爲首基對當以宋濂爲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

本朝所謂袖仙者有二人其一曰周顛仙江右人風狂如顛者每見官長則跪曰告太平元末太祖起兵迎於軍門欲告太平將征陳氏問於顛仙顛仰視久之曰上面無他的隨軍所言皆驗天下將定遂不復見 上自爲碑以旌之其一曰張刺闖名三丰寶雞人嘗死而殮矣數日

復生言人未來事無不驗長身古貌鬚髯如戟
行及奔馬 太宗嘗命數十人乘傳行天下訪
求之不獲常居秦蜀間爲人治疾吹呵撫摩應
手而去人有得其遺物至今寶之福謂神仙非
無然皆天縱觀二人可見矣

洪武五年嘉瓜並蒂產於句容張觀之圃羣臣
上進太祖自作讚不以祥瑞自居羣臣亦多爲
贊以詠其美未幾張氏兄弟坐事駢斬於市子
姪充軍者數人然則瑞乎妖乎識者當知之然
今張氏族頗大天下稱爲嘉瓜張氏有名諫者

仕至順天府尹終太僕卿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
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
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
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
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
大災文淵閣向所藏之書悉爲灰燼此豈非書
之厄會也歟

岐陽王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門下多
奇士唐之淳之後有周昉詞翰亦多可稱福聞

其家有張三丰所留蓑笠暇日過訪而求觀焉其曾孫萼出以示福其蓑垂鬚已禿但餘繩乎結披之及膝笠已亡箬獨篋胎耳萼且曰張以先祖愛客之故勉留數旬臨別告先祖曰公家不出千日當有橫禍絕粒予感公相待之厚故留此二物急難時可披蓑頂笠遠園而呼我也去二載而大興獄遂全家幽於本府不給以糧糧垂絕乃依所言呼之俄前後園中及隙地內皆生穀米不逾月而熟因食穀乃得不死穀甫盡而朝廷始議給米其後呼之不生矣異哉

劉時用為福言伊王在國荒於政其母舅葛其暨其屬數輩奏王無道 太宗命御史察其得實召王入朝訓而戒之且後遣還國王廷辭請罪葛某 上不荅及退朝謂近臣曰伊王誠風漢也勸朝廷罪其母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况無罪乎今王回國必加罪於彼矣遂急差人及王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還朝王回索之無得乃已蓋時用先祖其一也嗚呼全君臣骨肉之道我 太宗真英主哉 永樂初嘗遣使往天竺迎其僧來京兆號大寶

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為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福按宋史元昊擅西夏自稱兀卒宋人亦有兀卒近吾祖之說以是而論繼鼎之言不為過也

聞之長老云 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於囊中取乾猪脬十餘內氣其中環有腰間泗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猪脬蓋預備

之者也遠遊之人不可不知

京口王一之為福言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婦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之殆盡抵夜死矣隣家疑其有外奸首之官婦人不任考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上任閱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雞對守亟令覓老雞數十令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虫久而蓄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雞當庖者宜慎之

英廟復辟首以石亨等言徵撫州處士吳與弼

至闕不受官屢奏以病乞還歸過南京士夫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揺手曰我欲保性命而已卽却客而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與弼侶有先見之明與然其鄉里多不滿其爲人其亦古之介者邪

成化壬辰三月鷹揚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荅可怪及觀醫書治竒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言語謂之應聲虫當服雷丸自愈則知乃疾

也非怪也

丁大用都閩征嶺南還訪予因言領軍入賊境掠得寇稻以給雷食京軍以刀盃為杵曰邊鄙老校笑其拙教於高阜擇淨地坎之如曰然剪茅大鍛之令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為杵以舂甚便也外出不可不知又言一日進兵與賊相遇度日晡營遠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范參將乃以我軍列為二重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劄劄既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箭許而劄凡劄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迭數次則

已退十餘里矣古所謂且戰且却即此類也
成化十三年暹羅國遣使臣坤祿羣謝提素英
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內美亞乃汀州人士謝
文彬非本國人也至南京其姪謝瓚乃識認之
為織造異樣花色段疋及貿易番貨事發自稱
昔年因販鹽為大風飄入本國遂仕本國官至
岳坤猶華言學士之類福嘗謂外國使臣多非
本國夷人皆中國士人為之蓋外國去中國既
遠無從稽考中國又憚恐失遠人之心故厚償
其價而款待其人皆厚往薄來之意焉知彼國

差來之人即我本朝無恥之士使中國四方之
虛實軍馬之盛衰比虜之強弱下至經商細務
莫不周知以去故今外國稍有憑陵之意皆此軍為之也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
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
自度其寺荒寂乃約眾徒先殺其二僕尸壓其
上實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遊
賞過其寺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
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
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聲乃

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而償於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嗚呼僧不犬若也哉

近日一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嚼棗果數枚而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糊封之或經月餘罄歛之聲亦絕人以爲化去潛聽之但聞掐念珠歷歷濟川楊景方嘗館於其家有叩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予親見

雨花臺南回回寺寺中此與希夷一睡數月何異至見異人無世無之

胡深字仲淵縉雲人洪武初歿於王事元末見天下亂嘗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徭橫斂悉不復以病民止令民有田者苗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福按此古者藏兵於農之意故記之與智者議焉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材博雅宋公既
出當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
憂悲憤一寓於詩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
睹所著郁離子廣引曲譬雄辯不可當非宋公
龍門子所及也然其言則積年精思之可到而
龍門子則以八十八日而成此其所以優劣
元史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
完者拔都其傳文大段相同微有小異讀之蓋
一人誤分為二者也然則踈漏之失恐不止此

青溪暇筆

寶積記

春皇者卽庖犧氏別號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淵神女游於其上有虹繞之久而方滅卽有孕歷十二年生庖犧長頭修目鬣齒龍唇有白髯委地人或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審地勢以定山川始嫁娶以修人道以犧牲薦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名伏羲時有磷班之玉號曰夜明投水則浮又有丹雀嚙九穗禾墜地帝植於田食者後天而老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日生故

以土德王考歷紀造書契服冕垂衣有袞龍
頌吹玉律正璇衡薰風至真人集乃於昆臺
之上留其冠劍昆臺者鼎湖之峻處也立館
於下帝乘雲龍逝鄉絕域列珪玉於蘭蒲席
上然沉榆香春雜寶爲屑以沉榆膠和之如
泥以分別尊卑華戍之位

常使風后伯常荷書劍旦恒沙而夕陰浦行萬
里而一息水恒流如沙塵其深難測有大風
吹沙如霧中有神龍魚鼈能飛有石青石堅
而甚輕從風靡靡亦於波上有草一莖千葉

千年一花又名沙海窸封昔食飛魚而死百
年更生窸封仙人是也

少昊以金玉母曰星娥處於璇宮而夜織或乘
桴而晝游至窮桑滄洪之浦有神童容貌絕
俗稱爲白帝之子卽太白精也降水際與星
娥讌戲奏便媚之樂而忘歸窮桑者西海濱
也有孤賁之樹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
之不死

帝子星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旒
刻玉爲鳩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今之相

風之遺像也。帝與星娥並坐撫桐皋梓琴星娥倚琴而歌曰：天清野曠，告茫茫萬象泗汨，死無方，乘桴輕樣，著白傍，當其何至窮桑衛。詩云：期我乎桑中，謂此也。白帝亦歌云：四維八埏渺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

星娥生少昊，曰窮桑氏，又曰桑丘氏。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即餘裔也。少昊以主方一號。金天氏又曰金寶氏，又有五鳳隨方色集於帝庭，因云鳳鳥氏。全鳴山銀滿地，如龍蛇之類，似人鬼之形，有山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

鳳水之目，因以爲姓，末代爲龍丘氏。

顓頊高陽氏黃帝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異龍負叶玉圖，時有老叟謂昌意曰：女叶水德，而王十年顓頊生子，有文龍負玉圖之像。羣王執玉以禮，百辟各有班序，文德者錫以鐘磬，武德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鍾，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音振百里，浮於水如萍藻之流，有畫影劍勝空劒，若四方有兵，其劍飛起，指其方而克伐，未用時於匣中如龍虎之吟。海濱北有勒題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行，日

無影乃千歲食黑河藻飲陰山桂憑風而翔
至中國

甯河之北紫桂成林其棗群仙餌之

帝之妃鄒屠氏之女當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
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地鄒屠氏
常不踐地常履而飛颺游伊洛帝乃期焉納
爲妃夢吞日則生子凡八夢八生子記云八
神亦云八星又云八英又云八力言神力英
明也

時有丹丘日進瑪瑙甕以盛甘露充於厨也又

其國有夜叉駒踐之鬼以赤瑪瑙作瓶缶及
樂器皆輕妙魑魅不能逢旃又云瑪瑙是血
凝成黃帝除蚩尤并四方妖媚填川滿谷積
血如淵年久血凝如石丹丘之野多鬼血化
丹則瑪瑙也不彫削可以鑄器至堯時甕猶
存露在其中及舜遷甕於衡山上故衡山有
寶露之壇下有日館以望日月後始皇時零
陵人掘得赤禾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在
舜廟之前後人不知年月東方朔識之乃作
寶甕頌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

之山如盈尺視八鴻如察帶八鴻八方也
幽州墟羽山之北有善鳴禽人面鳥喙八翼一
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鵲其聲如鐘
磬鳴則太平音中律呂及禹平水土棲於川
岳之上又有巨查浮海其上有光夜明晝滅
若星月矣十二年周天而更始名曰貫月查
又桂林羽衣栖息其上

堯在位七年有祗支國進重明鳥又云重精雙
精在目狀如鷄鳴似鳳時解落毛羽無翅亦
飛能逐猛獸使妖惡不能爲害飲以瓊膏或

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時人每掃洒門戶以
待其至或未至則人或刻木爲之狀於門牕
魅皆退伏今人元日刻畫雞於門戶此類也
舜在位十年有五老游於國都舜其師道尊之
言及造化之始及禪於禹五老不知所從舜
葬於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馮霄
能御土成墳丘兼能返形變色登木則成禽
行地則爲獸銜青沙如珠積成塾阜風吹如
塵後蒼梧之野人採藥得青石圓潔如珠服
之不死帶則身輕

冀州西北三萬里有孝讓之國鳥獸昆蟲以應
陰陽至億年山一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
鳥如鵬以翼覆蛟魚蛟魚以尾扣天求雨
南尋國有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異魚毛龍同
穴時時蛻骨於澤中

周穆王卽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
之車傍氣乘風越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
縣之表有書記其數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
以載其書三十六年王東巡大嶽之谷超重
霄之宮集諸方士問術世之世時西王母乘

翠鳳輦而至前道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驥紫
磨碧蒲之蓆黃莧之蓆與王高會薦琬琰清
觴又進洞淵紅葩嶸山甜雪昆流素蓮一房
百子凌冬而茂

扶桑東五萬里磅礴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
黑萬歲一實

滌陽山有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時國人獻之
卽謂蒿官白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
香聞數十里

瀛洲上有青石可作磬長一丈而輕若鴻毛

魯襄公十四年晉文公焚山求介子推有曰烏
遶煙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燒晉人
嘉之起一臺曰思煙臺種仁壽木似栢而枝
葉長花可食其烏又云仁烏慈烏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也生
之夜有二蒼龍亘天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
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沐浴
徵在太常下奏鈞天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
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和樂有五老列於
庭乃吾星也夫子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里人

之象云水精之子係周衰而素王徵在賢明
知其異以綉紱繫麟角信宿而去相者云夫
子係殷湯水德也

魯定公二十年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
夫子繫角由存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而泣
紱涕泗滂沱及手解紱垂二百歲

三十二年起昆照臺聚天下異木神工得陰生
之樹千尋其文盤錯以此樹而臺周足大體
作拱小枝作樞其龍虵百獸之形篩水精爲
泥臺高百尺升之以望電色時萇弘能招致

神異王登臺見雲氣蒼然忽有人乘空而至
鬢髮皆黃非僮之類駕青螭其衣皆緝羽毛
時天大旱地裂木然其人能唱引霜雪氣一
噴而雲起雪飛坐者皆噤宮中池井堅冰可
琢又有人能使卽席爲炎以指彈席而風入
室裘襦金爐弃諸階下時有容成子質曰大
王以天下爲家而淫策異術使變夏改寒以
誣百姓文武周公之不取王乃踈萇弘而受
其諫

有韓房者自渠耳國來進玉駱駝高五尺琥珀

鳳皇高六尺火齊爲鏡廣三尺以門中視鏡
夜如晝向鏡語其中影應之韓房長一丈垂
髮於膝人見如神明矣能以丹沙畫左右作
日月盈缺之勢如真焉照百餘步內又噴氣
作雲雨

二十六年王處昆照臺侍臣萇弘辯巧如流人
以萇弘諂媚遂殺之流血成石又云成碧不
見其尸

師曠者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妙辯音律著書
萬篇人莫知源尔至晉平公以陰陽之術顯

於當世乃薰日作鼓者以絕塞衆慮考鍾呂以定四時無差毫釐

老聃在周末居返景山與世人絕迹惟有黃髮老叟五人乘鴻鵠或衣羽毛隨方色耳出於頂童子方面玉絜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譚天地之教聃退迹爲柱下史求天下服道懷竒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有浮提國進神通善畫二人作老作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箴形肘間有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中有墨汁若淳漆洒衣多成文畫石成

篆科斗字說造化人倫之治有老子撰道經十萬言皆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壺汁盡二人割心滴血以代之或鑽骨取髓作膏探其懷有玉壺中有丹藥之屑塗身則如故及經成二人不知所往

師涓者出衛靈之世能寫歷代之樂善造新曲有四時之樂春有雜鴻去鴈蘋生之歌夏有明晨集泉朱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飈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靈之操此四

氣之聲奏於靈公公情緬心惑念於政事遽
伯玉趨堦諫曰此雖發揚氣律實爲沉惑公
乃去新聲而親政事師涓悔其乖於雅頌乃
退而隱迹伯玉攀其寶器恐後世傳之歌湮
滅世代遠矣惟紀籍意而已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以上大夫之位處於
層樓望氣設以珠食施以寶衣食有渠倉之
鳥以桂髓墜之麴以蘭蘇每食異香至於臺
上忽有野人披草負笈而叩關聞國君好陰
陽五術之秘公乃延於崇堂語則及未來之

兆建以經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
晝則執筭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公謝曰
國之喪亂非君何以補之於是賜姓子氏名
韋春秋因生以賜姓緣事以顯族乃號星氏
至六國未著陰陽之書

輸吳爲傭保又有二美女一名夷光二名循明
以貢吳吳處以椒華之房以細珠爲簾朝下
蔽日夕捲待月二人靚粧於簾幌之內窺者
無不動其心魂皆謂神人目上雙鸞在輕霧
色若綠水映秋渠王乃玩惑怠於政事越兵

入乃抱二人以巡吳苑越見二人在樹下皆
云神女望而不侵



陽山顧氏
刻梓家塾

寶積記終

否泰錄

大學士劉定之著

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朔漠
其末帝妥懽帖木兒既殂

太祖以其嘗君臨華夏也謚爲順帝可謂盛德
至仁矣順之遺胤據其故穴仍君長其醜類世
數莫考惟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于

宣宗皇帝時者名普花此稱爲可汗而彼自稱
不可知計必仍僭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

用故時將相稱號豈非羊質虎皮鷲翰鳳鳴者哉稱丞相二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常遣使朝貢 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野仙悉有二部屬其號爲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花娶野仙妹以相固結今

皇帝即位以來野仙每年冬遣人貢馬 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去久而漸桀驁不恭往來通使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野仙求以其子結媼于 帝室通使皆私野仙進馬爲

聘儀 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媼意野仙愧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旣行司禮太監王振復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命邸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朝政皆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直鄺埜學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等敗報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

軍營雷電如雨振惡之乃以 駕還八月十三
日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
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
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
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
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飢渴十
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召曹鼎草敕與
和遣二通使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塹以行迴
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迸勢莫能止虜騎蹂
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

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虜叢入中軍宦
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
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吏幸免者蓬首赤身踰
山墜谷連日飢餓得達關虜舉我輜重惟取其
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衆僅二萬我師死傷
者過半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
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幣懷來城閉不可入繼而
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
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
歎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汚

狼籍然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段匹等物馱以八馬詣野仙營請還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始啓事奉 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真矣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已而皇太后詔天下立 皇子見深爲皇太子又數日尚書于謙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 宗社歷數其罪千言讀旣畢 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滅其族臣等皆

死于此決不但已也因痛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摔英英懼言今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英脫身入順前勸解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摔順首衆爭毆之蹴踏捲裂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鞞擊出眼血流門闕前衆愈怒求內使毛玉等二人英使人摔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于東長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鎰等奉 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清內使陳管家等頃之執振姪錦

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廷共唾罵之乃宣
令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拜謝而出明日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
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僭擬宸居器
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
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鬻山于市其族
屬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爲錦衣衛指揮從振
死于虜林尤凶悍姬妾百數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不開校尉袁斌隨侍以頭觸門
大叫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

同出見獻蟒龍袍 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
及野仙弟大通王賽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
士久飢可全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僞難
測宜嚴爲備安等獻酒 上酌地飲訖虜令括
城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二萬餘兩
來迎 駕旣獻虜笑不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
瓜雪梨則與虜食訖遂去過猫兒莊九十九海
子又行見蘇武廟李陵碑以二十八日至黑林
松野仙營在焉 上入營坐野仙拜稽首乃侍
坐宰馬設燕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

舞以爲娛其後遂奉 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
去野仙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
亦如野仙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
牛野仙每七日獻馬二人者每出獵則又以其
所獲野馬黃羊之類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有司擇日
行禮衆相率詣文華殿門請 王出見辭讓不
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
可違有旨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野仙
遣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賜以

冠帶綵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
匹賜野仙初六日 王即

皇帝位遙尊 上爲

太上皇大赦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十數
日野仙復遣使至書辭悖慢 朝廷復書大略
言中國已立

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
通孫祥皆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荆關石亨爲
武清伯總京師兵馬十月野仙入寇自紫荆關
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虜至京城

西北關外石亨等營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叅其軍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鴻臚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守城虜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鐵頭元帥死焉時畿甸降附胡人留居者多乘時爲寇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虜稍沮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叅議王福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持羊酒往野仙營其弟及伯顏帖木兒懷甲冑厲弓矢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

拜訖野仙揮却羊酒取敕視蕃字太上取敕視漢字野仙謂福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福辭歸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遁從居庸關出遺所掠人口牛羊于路以緩追兵太上自紫荆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斌執鞚旣入虜境野仙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瓦剌可汗普花遣使獻馬先是普花駐兵關外未入至是以尋舊約通和爲言朝廷以其來緩師却之胡濙王直言普花野仙君臣素不睦

宜受其獻以間之從浚等言亦使人入見獻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一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得牛馬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十一日免朝百官望拜太上聖節于朝天宮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見言虜衆已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官軍不敢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

殲焉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殺既奏捷以洪爲昌平侯與副都御史羅通練兵于東教場石亨練兵于西教場二十三日野仙遣使來索大臣迎駕約以後月初三日至其營否且又入寇書辭甚慢不答二十九日冬至免朝賀每年是日遣官祭長陵獻陵景陵至是以胡寇近在山外陵旁官宇祭器皆被焚掠守陵官軍死亡逃竄暫輟祭禮十二月初二日贈太師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學士曹鼐爲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皆死于土木者也

初四日尊 皇太后爲 上聖皇太后初七日

尊 母吳氏爲 皇太后初八日立 妃汪氏

爲 皇后冊 太上宮嬪周氏爲貴妃即

皇太子所生 母也初十日 詔告天下赦在京

流以下罪囚 景泰元年庚午正月初一日受朝

免賀初七日 太上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

集議推舉舊 任老成當行者初十日大祀 天

地于南郊慶 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都督范

廣等率兵巡 居庸等關以虜入遼東寧夏皆有

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

懷來宣府等城閏正月初十日諜報虜掠西陲

取慶府楚府所牧駝馬牛羊以去二十六日大

同奏虜至城下總兵官郭登敗之陞登定襄伯

二月初一日大同奏敗虜于黃土嶺獲首級十

三顆驢一百二十三匹奪還男婦二百二十五

口噐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十四日宣府

叅將楊俊執喜寧喜寧內侍從 太上在虜中

者也數導虜入寇 上患之 太上亦以虜入

寇不已則和不可必不和則還京未有期也惡

寧寧又忌袁斌嘗誘斌出營將殺之 太上覺

初四日尊 皇太后爲 上聖皇太后初七日
尊 母吳氏爲 皇太后初八日立 妃汪氏
爲 皇后冊 太上宮嬪周氏爲貴妃即
皇太子所生母也初十日 詔告天下赦在京
流以下罪囚景泰元年庚午正月初一日受朝
免賀初七日 太上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
集議推舉舊任老成當行者初十日大祀 天
地于南郊慶 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都督范
廣等率兵巡 居庸等關以虜入遼東寧夏皆有
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

懷來宣府等城閏正月初十日諜報虜掠西陲
取慶府楚府所牧駝馬牛羊以去二十六日大
同奏虜至城下總兵官郭登敗之陞登定襄伯
二月初一日大同奏敗虜于黃土嶺獲首級十
三顆驢一百二十三匹奪還男婦二百二十五
口噐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十四日宣府
叅將楊俊執喜寧喜寧內侍從 太上在虜中
者也數導虜入寇 上患之 太上亦以虜入
寇不已則和不可必不和則還京未有期也惡
寧寧又忌袁斌嘗誘斌出營將殺之 太上覺

其詐急召斌回乃得免及是斌言於 太上遣
寧傳命于俊索春衣因遣軍士高磐與俱斌刻
木藏書繫磐髀間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既
得書與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俊從兵縛至京
師處以極刑於是虜失其向導亦厭兵矣十六
日以石亨爲征西大將軍率步騎三萬五千人
出紫荆關以巡北邊其後虜涉春及夏不復大
入六月二十六日野仙以屢使議和不成俾其
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其叅政完者脫歡等來
上疑其詐召文武群臣議以爲虜交兵旣久士

馬疲怨又失常年和好之利度其情出於誠且
太上在虜理宜迎復虜縱以 詐我當推誠
上聞允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
馬顯興脫歡等以七月初一日行十一日至野
仙所營失八兒禿之地野仙曰兵端皆因通使
陳友等小人締構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
太上還京不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關
保等我回北後遣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
何也實等答曰太師雖名送 駕兵行不戢攻
關掠野 朝廷豈信張關保等死於陣者盈不

花等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爲來和而以爲來
戰故也野仙曰喜寧是 朝廷內臣我所遣來
何爲亦見殺實等答曰喜寧蒙 太上厚恩却
乃導引太師兵馬殺之宜矣野仙曰 太上在
此我令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
酒醕飲實等十三日遣人引實等至伯顏帖木
兒營見 太上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
非以畋遊而出實爲生靈除害然陷於此者王
振所致也及野仙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
阻住但唆令進兵今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

上聖太后與上安好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衣服靴帽等來乎實等曰虜中屢有人走回皆不知車駕何在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物未帶時御用物惟金龍繡枕在實等因自出所有金器燒酒焙肉等爲獻欲盡取所齎米來獻太上曰小事勿勞卿也爲朕通和乃大事爾實等因極言王振曩昔擅國致寇之罪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然言朕亦不能燭奸悔復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太上賜酒共飲伯顏

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相與飲實等回至
太上帳求留宿館伴者不肯實等乃至野仙營
宿十三日野仙置酒以飲實等野仙曰爾等念
太上否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野
仙曰爾等既念何不迎回實等言來迎之意野
仙將從之伯顏帖木兒言禮物未備不可容易
野仙乃止凡實等所與野仙及伯顏帖木兒語
者其妻皆並坐共議傳酒相酌野仙伯顏帖木
兒貂裘帽其妻珠琲覆面垂肩盃酪盂肉粗塊
長啜亦更互吹彈歌舞以爲樂十四日野仙遣

其右丞把禿同實還貢貂皮馬匹遣其尚書土
兒罕同羅綺往大同調回虜兵不復擾邊實辭
太上袖出書三通以授實其一奉 上聖皇太
后其一達于 上其一以諭群臣伯顏帖木兒
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野仙幼子曰此與 朝
廷議媼者也實不敢對十九日實至懷來遇右
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可汗普花所遣使皮
兒馬黑麻北去蓋瓦剌國政皆野仙專之其兵
最多普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
君臣鼎足而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

野仙而敵則均受及欲和則野仙恥屈意而陰使普花阿刺來言阿刺所遣脫敵旣多實等行普花所遣黑麻等復要善等出惟慮和之不早成也實等旣至京緣邊虜兵皆退二十九日善等至野仙營野仙方出獵八月初二日回營與善等相見 太上遣表斌來會斌卧起常不離御帳甚寒則以身爲 太上温足斌嘗病 太上坐壓斌肩背取粥啖之以出汗至是從旁促善等使盡言野仙遂許送 太上還京平章昂克曰旣是送還有何禮物善等曰太師敬我

君父故送還豈先論財乎 朝廷臣子蒙太師盛德豈有不報野仙曰昂克說不合理我圖垂名後世爾衆酋聞善語皆以齒咬其指曰好漢好漢初三日善等見 太上于伯顏帖木兒營初四日野仙請 太上至其營餞行野仙彈琵琶其妻奉酒善等侍飲執臣禮甚恭野仙歎曰中國好禮數宴畢野仙送出帳十數步 太上登馬乃退蓋 太上在虜踰年未嘗屈尊野仙間見必致敬曰我人臣也可與 天子抗禮哉嘗欲以其妹事 太上不從乃止以此深服

聖德虜人往來窺覘 天容穆然殊無慘沮惟
聞實等言 聖母安好乃泫然出淚飲食所餘
多以 賜中國被虜者及其將歸莫不悲戀虜
人亦不忍別連日各設筵餞初八日 太上駕
行伯顏帖木兒護送十一日駐蹕野狐嶺伯顏
帖木兒等數百騎皆慟哭良久既別去昂克於
中路射麋獲之馳追十數里來獻十三日駐宣
府十四日駐懷來十五日駐唐家嶺 上遣內
閣學士許斌商輅至 太上命書 誥諭避位
免群臣迎十六日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太上答拜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
久乃至南內群臣就見而退 大赦天下有生
咸欣欣焉 聖朝承平既久豐孽潛滋內而奸
臣播弄外而驕虜憑凌叱之變尚賴天心默佑
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化其順故庚
午中秋之慶亦亘古所無幹旋乾坤並明日月
用夏變夷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臣因所目
擊耳聞參以楊善李實所述奉使錄錢溥所述
袁斌傳約其繁蕪共爲此錄蓋出征之月否卦
用事之月也廻鑿之年 景泰紀元之年也先

之以否繼之以泰雖則世運關天數矣名之曰
否泰錄自以身備史臣於 國家大務不敢不
具載以備遺忘故也雖然 聖神相繼于億萬
年撫念前事豈不增致治保邦之良圖哉

否泰錄終

易出題
氏文房

易出題
氏文房

